



## 一. 坐枱

一個有幾分神秘感的詞：「坐枱」，實習時卻變得稀疏平常。

本來是沒有注意它的，但那日幾句對話中出現的頻率卻高得不得不發現，一早老吳便：

「哎，今天我坐第一枱，你坐三枱，老錢第二枱……」

Check的藥師大叫：

「第二枱誰坐的，忘了 Signing！」

蕭組長叫我：

「我這枱空著，你過來這邊坐會兒。」

這些對話要不知道是在醫院藥局，不免會引起某種程度的誤解，就像在電影中看到的一些場面，我們便可能是濃粧艷抹的酒廊小姐，周旋在一枱枱的酒客之間。

很難想像這兩種職業之間有什麼關聯，但很有趣的，每次我坐在高高的旋轉椅上，「老錢」在那邊喊我：

「唉！軒仔，我休息一下，你到我這枱來。」

就覺得她該叫「錢大班」，而我便要「轉枱」，高聲的回她：

「來囉！」有種奇怪的心情，從那日我注意到它後。

## 二. 數藥

在門診藥局是忙碌的，處方總是源源不斷的，而大多數的時間便花在數藥這件事上。

對一個實習生來說，剛開始能獨自完成一張處方是很有成就感的，而數藥這件事便成了完成這件事的過程，這個經驗是新鮮的。

左手兜起藥罐，右手一撥藥匙，藥片嘩啦嘩啦的落滿數藥盤，2、4、6、8、10……便這樣數將起來，一個個藥片，圓的、扁的、橢圓的、黃的、紅的、白的……，有意思，對一個實習生來說。

但，對以此謀生的藥師來說，數藥恐怕變得有些單調無趣，畢竟一件事要是變成謀生的工作以後就不再是如此有趣。

簡說：唉！什麼有意思，每天數藥都變得無聊了！

柯卻說：哪裏會沒意思，你看，一個個藥片，當新台幣來數，像數薪水一樣，數一個月，它就是

你的了。

當時整個藥局閑然！

隔天開始，散落在藥盤上的便是一個個新台幣，有一元的、五元的、十元的。

「五元、十元、十五元、二十元……」

我就這樣開始每天數錢，居然要比數藥有意義！雖然實習生再數，新台幣也不會變薪水。

人生有時無奈，但無奈中也會有樂趣！所謂樂觀，對一個藥師來說大概便是把數藥變成數錢吧？

## 三. 唸你們的名字

那天，我在住院藥局，坐著看你們的處方。我不認識你們，但你們的名字卻引起我的注意，我慢慢的唸著你們的名字，與你們默默的結一段緣：

陳罔惜，你也許不是原來父母期望的，但你應該是比較幸運的，至少和我以前見過的「罔腰」、「罔市」比起來你有一個較好的名字，「惜」，一定獲得父母的疼愛了。

沈怨，你的名字唸起來總叫我心情沈重，是不是你的背後藏著一段不為人知的哀怨故事？偏偏又姓沈，像在你的名字上面又加了幾許沈重的負擔，你一定有很多心事要傾訴吧？

李採雲，我見過最詩意的名字，「採雲」，像花一般也可採擷？你一定有位詩人的父親，不要，如果「採」是「彩」的無心錯失，那必是個美丽的錯誤！

棄嬰 9 號，或許你還不知道你的名字是非常特殊的，但特殊得令人痛心，你是這世界上的不幸，「棄嬰」兩個字已經夠令人鼻酸，「9 號」更叫人心驚，表示你有 1 ~ 8 號的同伴！可能的，你還有 10 號、11 號的同伴？我替這世界深深的向你道歉；並祝福你，在未來艱苦的人生中，願你勇敢接受各種生命挑戰，並且成長。

張慌，很有意思的名字，你當初降生時一定讓別人措手不及吧？吸引我的不僅是因為你的名字，也因為醫師為你開的處方，醫生為你開的是澱粉，我們稱它“安慰劑”，這表示你健康得像條牛，或是老以為自己有病；我親手為你在空膠囊裏填上許澱粉，雖然我只是個實習生，相信你服下時也會有效吧！

而我調製的不正是古人所謂的「心藥」！

## 四. 雨中的狗

那日，藥局已經快「打烊」了，夏日的雷雨汨汨的下起來，一位老婦才將處方箋遞進來，很快的，我幫她把藥取好分包，Check完，從窗口交給她，只見老太太從藥袋中再把藥一包包攤在櫃台上，如數家珍的指給我看。

「這是止痛的，這是抗生素，這是胃藥……」老太太顯然常來，驚訝於我花了好幾天才熟悉藥，她似乎比我更熟悉，「久病成良醫」倒也有幾分道理！實習以來，我已經看過好幾回患者能指出藥師拿錯藥，醫師開錯藥的情形。

最後，老太太指著一包 Alinamin F 對我說：「這是吃流鼻水的。」

我笑著告訴她：那是維他命。

我的回答顯然令她不高興。

「我又不是第一次來，這藥也不是第一次看到這明明是吃流鼻水的……」

後來連藥師也靠過來跟老太太解釋，老太太依然相信她自己。最後我們只好同意她，老太太才仔細的，慢慢的又把一包包藥收起，很滿意的走了，留下我們在窗口苦笑。

回家時，經過校園，雨正滂沱的下著，卻看見一隻黃狗，動都不動的坐在車棚後的水泥箱上，兩眼瞪著天，一點沒有躲雨的意思，我好奇的停下來看它，它偶而抖一抖水，然後再抬頭，繼續凝望下雨的天空，一動也不動。

我想它一定是隻固執的狗，也許它是狗中的先知，也許它早上才向它的子民們宣布：今天是不會下雨的！怎知老天不作美，下起雷雨來，所以它正坐在那兒怒視天空，向上帝抗議？或者，它告訴自己：現在才沒有下雨呢！我正在晒太陽。

我停了好久，開始有些佩服它，挺有個性的！是不是有時候人們會太過於自信，而不願接納事實，如一隻雨中固執的狗呢？

午后的雷雨中，我如是想。

## 五. 問路

我正走過長廊，穿著實驗衣，背後傳來羞澀急促的聲音：

「醫師，醫師……」

我回頭，一對中年夫婦朝我跑來，顯然叫的就

是我，我尷尬的朝他們笑笑，還來不及向他們辯白我只是個實習生；那中年男子有禮貌的作了個揖：

「醫師，請問這藥要到哪個地方領？」

接過處方一看，是針劑，還好我知道。

「醫師，我問了好多人，可是就是找不到……」我想他大概也找好久了，希望我能領他去。

我點點頭，善體人意的，直接領他們到針劑室，並且向他們說明：我只是個藥局實習生，不是醫師；到了針劑室，我回身要離開之際，那男子在背後又向我呼了一句：

「多謝你哦！醫師，多謝！」

我一直很高興，我能給那對夫婦這小小的幫助，那天我走回長廊之際，心情是輕鬆而愉快的，但是我不知道是因為被稱醫師的那種虛榮作祟或真是「助人為快樂之本」？

我也一直不知道，在我回身之際，那男子仍稱我醫師，是因為他沒有注意我向他說明的身分？或者在他心目中，好心的人，便可為醫者，而不論他醫的是不是病？因為「醫者父母心」。

## 六. 實習

實習僅兩個月便結束了，將實習生名牌交回人事室，我便又恢復原來的身分，回到學校報到，再回到有人稱之為「象牙塔」的學校。

小小的藥局，卻是一個非常實際的人性實習場，每天，你也許要應付一位盛氣凌人的醫師，也許面對一位親切可人或一位標準晚娘面孔的護士小姐；也許要忍受一位不耐煩的患者的咒罵，或和藹、不厭其煩的向一位不識字的患者解釋服藥方法……，我沒有辦法是一個冷漠的旁觀者，小小的藥局，我實習的不止單純的藥師工作，我也實習人性。

醫院中的景象和學校完全不同，在醫院，每天就是如此頻繁的生、老、病、死，如此平凡，每天走過太平間，逛過育嬰室，走進醫院，我便要複習一次人生，有時會感動於生命的堅強，悲傷於生命的脆弱，有時又要學習著面對著這些人生變幻而無動於衷；每回，看著候診室的病患，看著手裏拿著編號，鶴立著等待領藥的老少，我知道，我不是一個旁觀的第三者，我實習的正是真實的生命，我就在其中！

在人事室交回了醫院人員名牌，我便又恢復原來的身分，回到學校，有人稱之為「象牙塔」。

我喜歡象牙塔的單純，但，我無法是一個人生的冷漠的旁觀者。